

# 以色列从印度引入“犹太人移民”有何深意

文 / 毛克疾 邓徐勤伟

2025年11月23日，以色列内阁批准了一项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从印度东北部引进5800名自认是《圣经》提到的“玛拿西支派”后裔的印度人。据以官方文件披露，新移民将被安置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该地区北邻黎巴嫩、东临约旦河谷，人口稀少且局势敏感，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冲突的前线。以色列引入印度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本国对北部边境的控制。但从更深层次考虑，这一计划深嵌于近年来以色列与印度关系的快速拉近，值得深入研究梳理。

## “回归”以色列

玛拿西人（又称贝内·梅纳什人）的犹太人身份始终存疑，甚至不被以色列普遍承认。该社群约有一万名成员，目前遵循犹太教相关传统与习俗。从民族志来看，他们与钦一库基一米佐等藏缅语族群体同源；从遗传学来看，该社群男性基因具有明显的东亚和东南亚血统特征。以色列内政部2013年的一份文件明确指出，该社群“不符合‘以色列后裔’的定义，无法证明其在历史上是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



事实上，催化玛拿西人改宗犹太教的主要诱因是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不公。玛拿西人大多生活在印东北曼尼普尔邦与米佐拉姆邦，这是全印经济最贫困，宗教、族群冲突最频繁的地区。而他们在种姓上又处于“达利特”（贱民）阶层，被主流印度教文化排斥，并饱受高种姓群体的剥削。上世纪初，传教士领导的基督教复兴运动使当地人与种姓文化切割，并为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基督教文化得以迅速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1947年印度独立后，达利特群体受“表列部落”制度与达利特佛教运动的影响，普遍选择改宗摆脱种姓歧视，部分玛拿西人也因此分享受教育与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

新的身份认定并没有使大多数玛拿西人摆脱经济贫困。上世纪70年代，随着这些人中的知识分子了解并宣传与基督教同源的犹太教文化，以及埃塞俄比亚“黑人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成功经验，该社群迅速“犹太化”，并将“回归以色列”视为最终目标。

他们的移民意愿与以色列右翼势力的需求一拍即合。上世纪末，出于对欧美犹太裔人口移民数量下滑的忧虑，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将目标瞄准自称犹太“失落部落”后裔的海外族群。2001年，内塔尼亚胡政府总理办公室通讯和政策规划副主任弗罗因德撰文称，以色列需要“更有创意地思考如何解决人口结构持续恶化的问题”。他随后创立了“回归

以色列”组织，在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共同游说下，2005年的一项宗教裁决承认印度玛拿西人“以色列后裔”身份，使其具备了移民资格。目前已有约4400名玛拿西人成功定居以色列。

## 印以各取所需

以色列政府力推此次移民计划，核心目的是通过调整人口结构与分布，服务国家安全需求。一是强化边境安全。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接壤的加利利地区人口密度较低、边境局势紧张。通过引入新的人口，能直接增强当地犹太社区的规模和韧性，对抗潜在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动荡。二是平衡族群结构。此次移民的主要安置地上拿撒勒的阿拉伯人口占比近年来出现明显反弹，以色列认为大规模引入犹太教人口，有利于确保犹太人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三是利用“人权牌”，改善国际形象。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全面坍塌。高调接纳来自印度的“失落部落”，不仅可以争取国际犹太社区的支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软化其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形象。

印度政府默许甚至配合玛拿西人的大规模迁出，因为这既符合其国内政治议程，也契合其中东地区的外交平衡术。随着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缓和，以及美印关系的微妙波动，莫迪政府需要重新校准其中东的战略支

点。近期，印以合作高调回温，并重启搁置已久的自贸谈判。印度向以色列输送其渴望的“战略移民”，有助于加速谈判进程，在进一步获取以色列先进技术和投资的同时，为印度劳工深入以色列服务市场提供便利。同时，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整合国家认同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核心议程之一。玛拿西人的迁出，在客观上能帮助地方政府减轻管理压力，并符合中央政府整合东北部地区、扩大印度教文化影响力的长远目标。

然而，印以此举也引发极大争议。一方面，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指责以色列宁愿花费巨资从印度接纳一群身份存疑的“犹太后裔”，却拒绝让近在咫尺、拥有确凿故土联系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另一方面，约旦等国与舆论视之为以色列扩大犹太人口优势、巩固对巴领土控制的又一步骤，担心其下一步将把“人口战争”深入约旦河谷，从而加剧中东地区的不信任和对抗。

## 未来态势

玛拿西人移民计划若成功实施，以色列或将以此为蓝本，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并鼓励其他“犹太后裔”移民以色列，并将“犹太化”的移民潮作为以色列应对人口劣势、“破局”巴以冲突的关键工具。通过“人口工程”持续改

变约旦河西岸和其他敏感边境地区的人口构成，成为以色列长期固化其领土主张、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印度或将持续两边加码，在中东棋局中灵活渔利。一方面，以人口流动为楔子，印度能进一步深化与以色列的合作。另一方面，通过向国内穆斯林群体和传统亲巴勒斯坦力量展现“姿态平衡”，印度还能在不得罪其他方的情况下，维持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投资领域的密切关系，最大化其中东的战略利益。此外，这种不伤筋动骨的“异教移民”，有助于其温和推进印度教国家议程，并将整合国族的议题更聚焦于处理国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

然而，印以的举动或将引发巴基斯坦的战略焦虑。从舆论层面来看，巴基斯坦可能将以色列这一举措与印度在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人口策略进行“类比叙事”，在舆论层面指责印度与“侵略者”以色列合谋，引发国际社会强化对印度在克区行为的批评。从安全层面来看，印度可能在与以色列的国防、科技合作中获得更先进的情报、监控与边境管控技能，这可能会被应用于印巴边境和克区，从而提升印度的战术优势，迫使巴基斯坦寻求相应的技术平衡，加深与土耳其等国的防务合作。■

（作者分别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助理）